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東漢會要卷二十六

宋　徐天麟　撰

選舉上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

建武六年十月詔曰吾德薄不明寇賊為害彊弱相陵元元失所永念厥咎内疚於心其勑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七年四月詔曰比隂陽錯謬日月薄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公卿司隷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遣詣公車朕將覽試焉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為本夫鄉舉里選

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眞偽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甽畝不繫閥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五年二月朔日有食之詔公卿已下其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將親覽問焉其以巖穴

為先勿取浮華

和帝永元六年三月詔曰陰陽不和水旱違度思得忠良之士以輔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内郡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昭巖穴披幽隱遣詣公車朕將悉聽焉帝乃親臨策問選補郎吏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日有食之詔公卿内外衆官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有道德之士明正術達古今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

五年三月詔曰朕以不明統理失中思得忠良正直之人以輔不逮其令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諸侯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於政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與衆卓異者并遣詣公車朕將親覽焉

順帝即位詔公卿郡守國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漢安元年二月詔大將軍公卿舉賢良方正能探賾索

隱者各一人

冲帝即位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幽逸修道之士各一人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京師地震詔大將軍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三年六月詔大將軍三公特進侯其與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永興二年二月京師地震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

直言極諫者各一人
延熹八年正月日有食之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
永康元年五月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並紀

博士弟子甲乙科

光武中興先訪儒雅四方學士雲集京師扵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其中肅宗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

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儒林傳序）

和帝永元十四年司空徐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説漢承亂秦經典廢絶本文畧存或無章句収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絶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説不修家法私

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輙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徐防傳

順帝陽嘉元年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十

人本紀案前書儒林傳成帝末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掌故東京因仍舊制今更增各十人

質帝本初元年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以次賞進紀

靈帝熹平五年試太學生年六十以上百餘人除郎中

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國文學吏紀

孝廉康

郡太守舉孝廉郡口二十萬舉一人百官志

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久次補之光武始用孝廉為尚書郎同上

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廉吏各二人光禄歲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各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百官志注

章帝建初元年初舉孝廉郎中寛博有謀任典城者以補長相紀

和帝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為不均下公卿會議丁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

丁鴻傳

永元七年四月詔曰舊典因孝廉之舉以求人有司詳選郎官寛博有謀才任典城者三十人既而悉以所選郎出補守相

十三年詔縁邊郡口十萬以上嵗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嵗舉一人五萬以下三嵗舉一人

安帝元初六年詔光禄勲與中郎將選孝廉郎寛博有謀清白行高者五十人補令長丞尉

延光二年八月初令三署郎通達經術任牧民者視事
三歲以上皆得察舉
順帝即位令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者一切得舉孝廉
吏（並紀）
陽嘉元年左雄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彊仕請自
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
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
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

年齒帝從之胡廣郭虔史敞上書駮之曰凡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乖彊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前世以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剗戾舊章便利未明衆心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剥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采厥衷帝不從辛卯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

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異才異行若顔淵子奇不拘年齒久之廣陵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顔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左雄詰之曰昔顔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對乃罷却之左雄等傳

閏月丁亥令諸以詔除為郎年四十以上課試如孝廉科者得參廉選歲舉一人紀

左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尚書張

盛奏除此科黄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清洗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黄瓊傳

二年張衡言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案為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茍外有可觀内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意矣張衡傳

漢安元年尚書令黄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

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帝從之黄瓊傳

桓帝即位詔曰孝廉廉吏皆當典城牧民禁姦舉善興化之本常必由之詔書連下分明懇惻而在所翫習遂至怠慢選舉乖錯害及元元頃雖頗繩正猶未懲改方今淮夷未殄軍師屢出百姓疲悴困於調發庶望羣吏惠我勞民蠲滌貪穢以祈休祥其令秩滿百石十歲以上有殊才異行乃得參選贓吏子孫不得察舉杜絶邪偽請

託之原令廉白守道者得信其操各明守所司將觀厥後紀

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李固傳

臣天麟按孝廉之舉始自西都嘗孜元朔詔書云深詔執事興廉舉孝今或至闔郡不薦一人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詳觀此文則孝之與廉當是各為一科故蕭望之薛宣黃霸張

敞等皆以察廉補長丞獨王吉京房師丹孟喜皆以舉孝廉為郎劉輔舉孝廉為襄賁令至東都則合為一科矣西都止從郡國奏舉未有試文之事至東都則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無異於後世科舉之法矣西都未始限年至東都則年四十以上始得察舉矣黄瓊言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選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則知當時雖以孝廉名科而未嘗責其孝行廉隅之

實是又失設科之本意也雖然漢世諸科雖以賢良方正為至重而得人之盛則莫如孝廉斯亦後世之所不能及

至孝

安帝永初五年舉至孝與衆卓異者已下並紀

桓帝建和元年詔大將軍公卿郡國舉至孝篤行之士各一人崔寔傳作至孝獨行

延熹九年詔公卿校尉郡國舉至孝

獻帝建安五年詔三公舉至孝二人九卿校尉郡國守相各一人皆上封事靡有所諱

臣天麟按荀爽傳太常趙典舉爽至孝對策陳便宜靈帝詔舉有道之士而謝弼陳淳公孫度俱對策除郎中由是觀之漢世諸科皆有制策有司因以定其科第之等也

有道

安帝建光元年四月巳巳令公卿特進侯中二千石二

千石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紀

安帝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陳忠上疏言嘉謀異策宜輙納用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以廣直言之路書御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延為侍中陳忠傳

靈帝建寧元年詔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紀

建寧二年舉有道之士謝弼與東海陳敦玄菟公孫度俱對策皆除郎中謝弼傳

敦厚質直

安帝元初元年詔三公特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舉敦厚質直者各一人紀

仁賢

中興以後復增淳朴有道仁賢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左雄傳論

鄧太后納樊準言屢舉方正敦朴仁賢之士樊準傳

茂才四行

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四行黄琬傳

光祿舉四行吳祐傳四行敦厚質樸謙讓節儉也

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才各一人光祿勳歲舉茂才四行各一人監察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一人漢官目錄見百官志注

鮑永舉秀才不應本傳按茂才西都本云秀才避光武諱改茂才

章帝建初元年詔曰茂才孝廉歲以百數紀

明經

章帝建初八年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絶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眞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紀

元和二年令郡國上明經者口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紀

安帝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

詩穀梁春秋各一人紀

順帝陽嘉元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各十人紀

質帝本初元年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當以次賞進紀

靈帝光和三年六月詔公卿舉能通尚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紀

計偕

明帝永平九年令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已上理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所舉之人令與計吏偕上

安帝永初二年詔王主官屬墨綬下至郎謁者其經明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國相歲移名與計偕

上尚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並紀

將帥

永初五年七月詔三公特進九卿校尉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陳任將帥者

建光元年十一月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武猛堪將帥者各五人並紀

永和三年令大將軍三公舉故刺史二千石及見令長郎謁者四府掾屬剛毅武猛謀謨任將帥者各二人特

進御校尉各一人左雄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任將帥直甞坐臧受罪周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我選清高舉曰詔書使郡選武猛不使郡選貪汙也本傳

漢安元年十一月詔大將軍三公選武猛試用有效驗任為將校者各一人

靈帝中平元年舉列將子孫及吏民有明戰陳之略者詣公車並紀

耆儒

順帝陽嘉元年除郡國耆儒九十人補郎舍人紀下同

二年除京師耆儒年六十以上四十八人補郎舍人及諸王國郎

永初二年詔公卿舉儒術篤學者大將軍鄧騭舉魯丕魯丕傳

獻帝初平四年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賜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詔曰孔子歎學之不講不講則所

識日忘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資糧不得專業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朕甚愍焉其依科罷者聽為太子舍人紀纂吳曾云此即累舉推恩之始

試尚書

安帝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孫懿移病不試翟酺對第一拜尚書翟酺傳

試博士

太常卿一人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百官志

建武中太常選博士四人陳元為第一本傳

張元舉孝廉為郎會顔氏博士缺元策試第一拜為博士本傳

蔡茂試博士對策陳災異以高等擢拜議郎紀

楊仁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上府讓選本傳漢官儀曰博士限年五十以上

建武七年朱浮上言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

讖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将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召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臣浮幸得與講圖讖故敢越職帝然之浮傳

童子

熹平中臧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本傳漢法

孝廉試經者拜為郎洪以年幼才俊故拜童子郎也

黄琬以公孫為童子郎黄瓊傳

左雄奏召海内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禄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為童子郎左雄傳

任延年十二為諸生顯名太學中號為任聖童任延傳

張堪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張堪傳

杜安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杜根傳

黃香年十二博學經典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本傳

任子公孫

安帝建光元年以公卿校尉尚書子弟一人為郎舍人本紀

以父任為郎

桓郁　桓焉　周勰　耿秉　馬廖　宋均

以父任為太子舍人

黃瓊　袁敞

黄瓊為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

臧洪以父功拜童子郎

延熹中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為官布滿州縣楊秉傳

何休以列卿子詔拜郎中

東漢會要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東漢會要卷二十七至三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鄒奕孝

謄錄監生臣宗喆

東漢會要卷二十七

宋 徐天麟 撰

選舉下

公府選舉

舉能案劇衛颯傳建武二年辟大司徒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

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二人百官志注

世祖詔方今選舉賢佞朱紫錯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

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異孝廉之吏務盡實覈選擇英俊賢行廉潔平端於縣邑務授試以職有非其人不習官事書疏不端正不如詔書有司奏罪名并正舉者漢官儀見百官志注和紀永元五年注又作建初八年詔未知孰是

安帝永初二年九月詔王主官屬墨綬下至郎謁者其經明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才任理人者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

元初六年二月詔三府選掾屬高第能惠利牧養者五人並本紀

安帝時三府任輕陳忠上疏曰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陳忠傳

順帝陽嘉元年十二月詔曰間者以來吏政不勤故災

咎屢臻盜賊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選舉不實官非其人是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書歌股肱詩刺三事今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其簡叙先後情覈高下歲月之次文武之宜務存厥衷紀

二年郎顗上疏曰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書奏帝復使對尚書顗對曰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每有選用輙叅之掾屬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去

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偽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私曲之意差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臣誠愚戇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郎顗傳

四年太尉施延以選舉貪汚免紀

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禄試尚書郎時皆特拜不復選試李固與吳雄上疏言選舉補署可歸有司帝感其言自

是稀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李固傳

桓帝時陳蕃上言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陛下宜採求得失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豈不幸甚蕃傳

靈帝時吕強上言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勅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責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勞苦乎宦者傳

初朝廷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相對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蔡邕上疏幽冀舊壤闕職經時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而坐設三互自生留閡願𧿄除近禁無拘三互以差厥中書奏不省邕傳

趙戩初平中為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戩輒堅拒不聽王允傳

公府辟除

漢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為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為百石云百官志

梁商為大將軍在位所辟召皆四海英俊袁紀

司徒楊賜坐辟黨人免傳

永建三年太尉桓焉以辟召非其人免袁紀按本傳云辟召禁錮者為吏

臣天麟按公府有辟命自西京則然矣然東漢之世公卿尤以辟士相高卓茂習詩禮為通儒而辟丞相

府史蔡邕少博學好辭章而辟司徒橋玄府周舉博學洽聞為儒者宗而辟司徒李郃府又有五府俱辟如黄瓊者四府並命如陳紀者往往名公鉅卿以能致賢才為高而英才俊士以得所依秉為重是以譽望日隆名節日著而一洗末世茍合輕就之風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其斯之謂歟

州郡辟除

從事史十二人皆州自辟除通為百石百官志

臣天麟按東京入仕之途雖不一然由儒科而進者其選亦甚艱故才智之士多由郡吏而入仕以胡廣之賢而不免仕郡為散吏袁安世傳易學而不免為縣功曹應奉讀書五行並下而為郡決曹吏王充之始進也刺史辟為從事徐穉之初筮也太守請補功曹蓋當時仕進之路如此初不以為屈也雖然豈特東京為然哉考之西都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

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一時卓絶雋偉之才而卒不免由郡縣吏以進身以至博士弟子丙科亦補掌故一藝以上但補卒史則知漢世仕進之路大抵如此嗚呼安得以三代選舉之法而語之乎

郡吏

每郡國各有典郡書佐一人郡吏補歲滿一更百官志

上計吏

和帝永元十四年初復郡國上計補郎官紀按漢制郡國歲盡遣上計掾史條上郡内衆事謂之計簿東都上計吏多留補郎官中間嘗罷之今又復也舊注乃引西漢舉孝廉與計偕則其事不類矣

桓帝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楊秉上言宜絶横拜自此終桓帝世無復留拜者楊秉傳

王逸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文苑傳

趙壹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吏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百餘人拜伏庭中壹獨長揖而已文苑傳

聘處士

漢室中微士之醖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者蓋不可勝數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召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逸民傳序

逢萌王莽時觧冠掛東都門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勞山養志修道詔書召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連聘不起以壽終逢萌傳

周黨勑身修志託疾杜門建武中聘為議郎以病去職復被召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許焉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伏而不謁偃蹇

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疋罷之初黨與同郡譚賢鴈門殷謨俱守節不仕王莽世建武中召並不到周黨傳

王霸少有清節及莽篡位棄冠帶絶交宦建武中召到

尚書拜稱名不稱臣以病歸迎聘不至傳

嚴光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光武即位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除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建武十七年復特聘不至傳

周燮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人書舉賢良孝廉特聘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燮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燮與良俱辭疾而歸傳

法真博通圖典為關西大儒順帝虛心欲致前後四聘真深自隱絶終不降屈傳

周勰舉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聘𤣥纁禮備固辭廢疾傳

黄瓊永建中與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聘瓊至綸氏稱疾不進先是聘召處士多不稱望李固以書遺之曰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召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

謗布流應時折减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
禮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
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虚聲願先生弘此遠
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即拜議郎稍遷尚書
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
争議朝堂莫能抗奪瓊傳
黄瓊上疏順帝曰臣前上疏薦光禄大夫樊英太中大
夫薛包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御省伏見處士巴

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耆耋有作者七人之志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扵是有詔公車召錯等瓊傳

樊英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安帝初召為博士至延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聘英及同郡孔喬李昺北海郎宗陳留楊倫東平王輔六人唯郎宗楊倫到洛陽英等四人並不至永建二年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召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英不得已到京師帝不能屈而敬其名本傳

范曄論曰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己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矣黄琬傳

李固上疏曰陛下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黄瓊廣陵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歎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為用四海欣然歸服聖

德（李固傳）

徐穉字孺子恭儉義讓屢辟公府不起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延熹二年陳蕃胡廣上疏曰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於人聽云云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禮聘之並不至（徐穉傳）

帝又召安陽魏桓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宫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疋其可減

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桓傳

韓康遯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召不至桓帝乃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康不得已辭安車自乘柴車因道逃遁本傳

楊著以經行知名延熹二年公車備禮召至霸陵稱疾歸入雲陽山采藥不反有司舉奏加罪帝特原之復詔京兆尹重以禮敦勸著遂不就家拜著東海相詔書逼

切不得已解巾之郡楊彪傳

荀爽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為處士累召並謝病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玄竟不屈以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意者疑其乖取舍余竊商其情以為出處君子之大致也平運則弘道以求志陵夷則濡跡以康時荀公之急急自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為違貞吉而履虎尾焉荀爽傳論

范曄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

趣舍時有未純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及聘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為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為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方術傳上

臣天麟按世祖鑒高帝嫚駡儒生之失故下車之初側席幽人首訪嚴光聘周黨擢卓茂於密令而加諸

三公之位由是嵌巖之彦始以廉隅自厲而風俗師師競以節義相高如薛方逢萌王霸譚賢王良王成之徒或聘而不至或至而不屈皆足以激儒律貪明帝章帝亦旌禮劉平江革劉般毛義薛包之倫以勵忠孝之節下至安順諸君雖未必有尊賢重道之實意而玄纁安車之聘亦不絶於郡國然其間往往實不足以副名才不足以康世史謂方名樊英楊厚侍若神明及至竟無他異無亦聘召太濫而拘儒俗士

俱得以冢丘園之賁李固謂毀謗布流應時折滅殆亦有由然則人主寤寐英傑固不可不搜抉幽隱而亦不可泛及於常流使弓旌玉帛之所指必皆抱道隱德之士然後足以為世所貴而終南嵩少不至為仕塗捷徑矣

宣陵孝子

靈帝熹平六年市賈民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皆除郎中太子舍人蔡邕上封事曰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

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之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匈匈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

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書奏帝乃詔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
馬傳邑

選舉雜録

范曄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土升之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禄之故王者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

以後復增敦朴有道仁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觖望難裁自是竊名偽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黄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駮循名者屈其短筭實者挺其效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為得人斯亦效實之證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以聘南

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巳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黄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暠欒巴牧民之良幹龎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兹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髙謀疆埸宣其智

力幃幄容其謇辭舉厝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為恨哉及孝桓之時碩德繼興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衮闕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奬鑒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潔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隊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遒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乎左雄傳論

章帝建初五年五月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以發憤吐懣畧聞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紀

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韋彪上議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

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練之人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有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閲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深納之本傳

元和三年上問鄭弘欲止令三輔選尚書御史孝廉茂才餘郡不得選弘對曰虞舜出於姚墟夏禹生於石紐二聖豈復出於三輔乎陛下但當明勑有司使得人耳

上善其言袁紀

和帝永元五年三月戊子詔曰選舉良才爲政之本科別行能必由鄉曲而郡國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勅在所令試之以職乃得充選漢官儀曰建初八年十二月巳未詔書辟士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經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曉法律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才任御史四曰剛毅多畧遭事不惑明足照姦勇足決斷才任三輔令皆有孝悌清公之行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舉茂才尤異孝廉吏務實校試以職有非其人不習曹事正舉者故不以實法之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別署狀上而宣布以來出入九年二千石

曽不承奉恣心從好司隷刺史訖無糾察今新蒙赦令且復申勑後有犯者顯明其罰在位不以選舉為憂督察不以發覺為負非獨州郡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下民被姦邪之傷由法不行故也紀

鄧太后臨朝樊準上疏曰光武孝明多聘名儒布在廊廟今學者盖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蹇蹇之忠習䛐䛐之辭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鋭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

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纘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太后深納其言屢舉方正敦樸仁賢之士準傳

安帝永初二年七月詔曰間令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遠求博選開不諱之路冀得至謀以鑒不逮而所對皆循尚浮言無卓爾異聞其百僚及郡國吏人有道術明習災異陰陽之度璇璣之數者各使指變以聞二千石長吏明以詔書博衍幽隱朕將親覽待以不次紀

順帝陽嘉元年十一月詔曰閒者以來吏政不勤故灾咎屢臻盜賊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選舉不實官非其人是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書歌股肱詩刺三事今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其簡序先後情覈高下歲月之次文武之宜務存厥衷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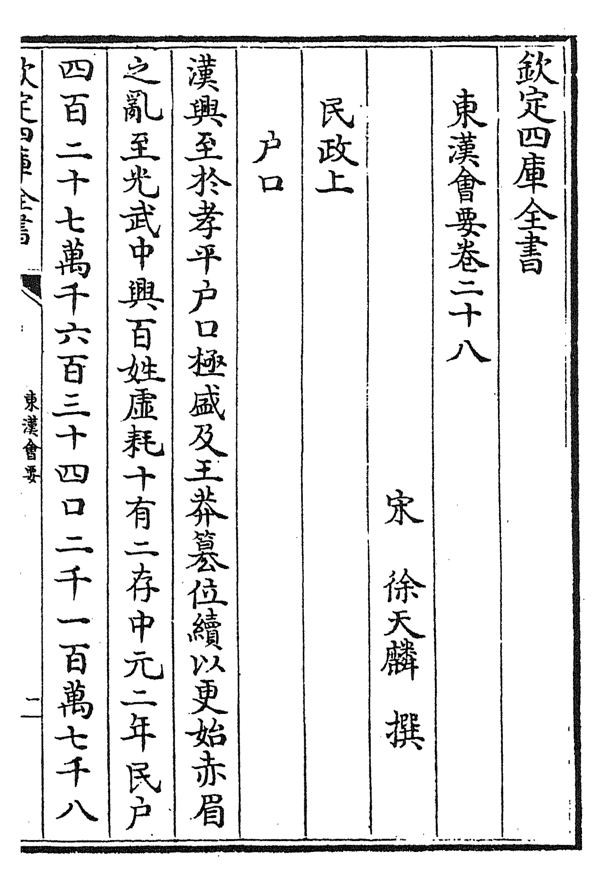
靈帝時蔡邕上疏曰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

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録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禄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

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固當志其大者

邕傳

東漢會要卷二十七



東漢會要卷二十八

宋　徐天麟　撰

民政上

户口

漢興至於孝平户口極盛及王莽簒位續以更始赤眉之亂至光武中興百姓虛耗十有二存中元二年民户四百二十七萬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

百二十人永平建初之際天下無事務在養民迄於孝和民户滋殖及孝安永初元初之間兵饑之苦民人復損至於孝桓頗增於前永壽二年户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人墾田亦多單師屢征及靈帝遭黄巾獻帝即位而董卓興亂大焚宫廟劫御西遷京師蕭條豪傑並争郭汜李傕之屬殘害又甚是以興平建安之際海内凶荒天子奔流白骨盈野故陜津之難以箕撮指安邑之東后裳不完遂有寇戎雄

雖未定割剝庶民三十餘年及魏武尅平天下文帝受禪人衆之損萬有一存景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户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人帝王世記見郡國志注

應劭漢官儀曰永和中户至千七十八萬口五千三百八十六萬九千五百八十八又帝王世記永嘉二年户則多九十七萬八千七百七十一口七百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三十六應載極盛之時而所殊甚衆舍永嘉多

取永和少良不可解皇甫謐校覆精審復非謬記未詳
孰是豈此是順朝時書後史即為本乎郡國志注
伏無忌所記每帝崩輙載户口及墾田大數今列於後
以見滋減之差焉光武中元二年户四百二十七萬九
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明帝永
平十八年户五百八十六萬五百七十三口三千四百
一十二萬五千二十一章帝章和二年户七百四十五
萬六千七百八十四口四千三百三十五萬六千三百

六十七和帝永興元年户九百二十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二口五千三百二十五萬六千二百二十九墾田七百三十二萬一百七十頃八十畝百四十步安帝延光四年户九百六十四萬七千八百三十八口四千八百六十九萬七百八十九墾田六百九十四萬二千八百九十二頃二十三畝八十五步順帝建康元年户九百九十四萬六千九百一十九口四千九百七十三萬五百五十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

六畝一百九十四步沖帝永嘉元年户九百九十三萬七千六百八十口四千九百五十二萬四千一百八十三墾田六百九十五萬七千六百七十六頃二十畝百八步質帝本初元年户九百三十四萬八千二百二十七口四千七百五十六萬六千七百七十二墾田六百九十三萬一百二十三頃三十八畝郡國志注

列郡户口數並見郡國志今不詳録

雜録

建武十五年詔下諸郡檢覈戶口年紀紀

明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敢違者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焉紀

章帝元和二年正月詔曰令云人有産子者復勿筭三歲令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為令紀

三年正月詔曰蓋人君者視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

養食者稟給如律紀

賈彪為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賊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彪怒曰寇賊害人此亦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城南寇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之為賈本傳

鄉三老

鄉置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百官志賜三老爵見賜爵類

鄉亭長

鄉置有秩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置秩百石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游徼掌徼循禁司姦盜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亭有亭長以禁盜賊百官志

民伍

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有善事惡事以告監官百官志

孝悌力田

明帝即位賜爵三老孝悌力田三級注云云三老孝悌力田皆鄉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悌力田高后置所以勸導鄉里助成風化紀下同

元和二年帝耕於定陶詔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疋勉率農功餘見賜爵類

勸農桑

明帝永平三年正月詔有司勉順時氣勸督農桑去其螟蜮以及蝥賊紀

十年四月詔曰方盛夏長養之時蕩滌宿惡以報農功百姓勉務桑稼以備災害吏敬厥職無令愆惰紀

永平中下令禁民二業又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而吏下檢結多失其實百姓患之劉般上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濵江濵湖郡率少蠶桑民資漁採以助口實且以冬春閒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為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業也又郡國以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勑區種增進頃畝以為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至於不種之處亦通為租可申勑刺史二千石務令實覈其有增加皆使與奪田同罪帝悉從之劉般

傳

章帝建初元年正月詔曰比年牛多疾疫墾田减少穀價頗貴人以流亡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弘致勞來

元和三年二月詔曰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勸農夫之勞

安帝永初三年七月庚子詔長吏案行在所令種宿麥蔬食務盡地力其貧者給糧餉並紀

假民田苑

明帝永平九年四月甲辰詔郡國以公田賜貧人各有差紀下同

十三年汴渠成詔曰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濵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

章帝建初元年七月辛亥詔以上林池籞田賦與貧人

元和元年二月甲戌詔曰王者八政以食為本故古者急耕稼之業致耒耜之勤節用儲蓄以備凶災是以歲雖不登而人無饑色自牛疫已來穀食連少良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為負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它界就肥饒者恣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為雇耕傭賃種餉貰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筭三年其後欲還本鄉者勿禁

三年二月詔曰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今肥田

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種糧務盡地力勿令游手

和帝永元五年二月甲戌自京師離宫果園上林廣成囿悉以假貧民恣得採捕不收其税九月令官有陂池令得採取勿收假税二歲

九年詔山林饒利陂池漁採以贍元元勿取假税

十一年令民得漁採山林池澤不收假税

十二年郡國流民聽入陂池漁採以助蔬食

十五年令百姓鰥寡漁採陂池勿収假税

安帝永初元年二月丙午以廣成游獵地及被災郡國公田假與貧民

三年三月詔以鴻池假與貧民四月詔上林廣成苑可墾闢者與貧民

賜民爵賜粟帛

建武三年閏月賜天下長子當為父後者爵人一級紀下同

二十九年二月庚申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三十年五月大水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戊辰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六斛

明帝即位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産同産子及流人無名數

欲自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粟人十斛
永平三年立皇太子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人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十二年五月丙辰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民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無家屬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十五年四月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郎從官以下帛

十七年五月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人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郎從官以下帛有差

十八年四月詔以時雨不降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及流民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章帝建初三年立皇后竇氏賜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民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不

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四年四月戊子立皇太子賜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民無名數及流人欲自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元和二年嘉瑞屢臻賜天下吏爵人三級高年鰥寡孤獨帛加賜男子爵人二級

和帝永元三年帝加元服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

八年二月己丑立皇后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

悌力田三級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一級鰥寡孤獨
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和帝二年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三級
民無名數及流人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
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元興元年立皇太子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
力田三級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一級鰥寡孤獨篤
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安帝永初元年正月皇帝加元服賜男子為父後及三老孝悌力田爵人二級流民欲占者人一級

元初元年改元賜民爵人二級孝悌力田人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産同産子民脫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穀人三斛貞婦帛人一疋

永寧元年立皇太子賜民爵及布粟各有差

延光元年改元賜民爵及三老孝弟力田人二級加賜

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帛人二疋

三年鳳凰集賜男子爵人二級

順帝永建元年賜男子爵人二級為父後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民欲自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貞婦帛人三疋

四年正月帝加元服賜男子爵及流民欲占者一級為父後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

存者帛一疋

陽嘉元年正月立皇后梁氏賜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産子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永和三年四月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

質帝本初元年六月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

桓帝建和元年賜吏更勞一歳男子爵人二級為父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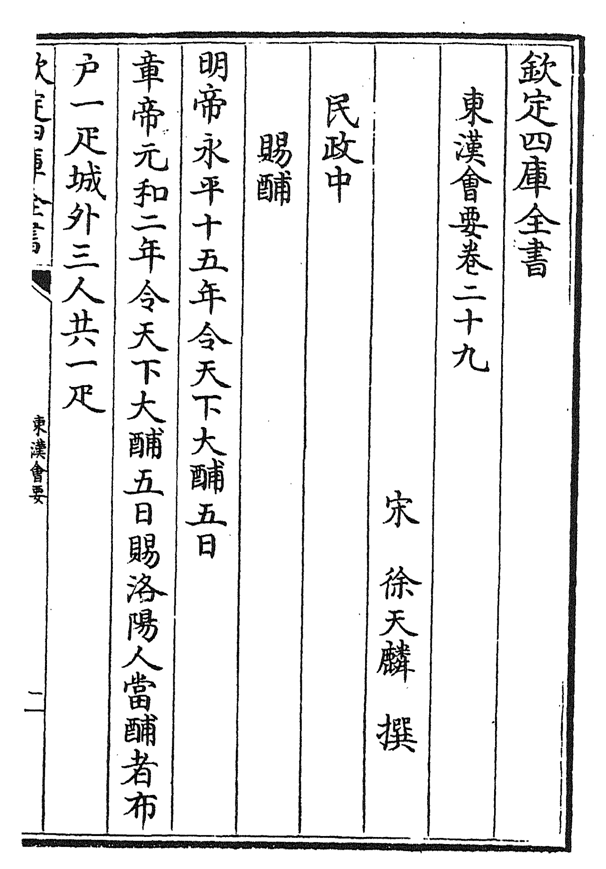
及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

者粟人五斛貞婦帛人三疋

獻帝建安元年賜天下男子爵人一級三老孝悌力田

人二級

東漢會要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東漢會要卷二十九

宋 徐天麟 撰

民政中

賜酺

明帝永平十五年令天下大酺五日

章帝元和二年令天下大酺五日賜洛陽人當酺者布戸一疋城外三人共一疋

和帝永元三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大酺五日庚辰賜京師酺紀並

臣天麟按周禮族師有春秋祭酺之文先儒謂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勸酬也史記趙惠文王三年大赦置酒酺五日秦始皇亦令天下大酺漢時有賜酺之恩蓋本於此蓋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今使得合聚飲食酺之為言布也言王者布德於天下也

復除

建武五年詔復濟陽二年徭役帝生於濟陽故復之

十九年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歲父老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二十年復濟陽縣徭役六歲

三十年復濟陽縣是年徭役

明帝永平五年常山三老言上生於元氏願蒙優復詔曰豐沛濟陽受命所由加恩報德適其宜也今永平之政百姓怨結而吏人求復令人愧笑重逆此縣之拳拳其復元氏田租更賦六歲勞賜縣吏掾及門闌走卒

桓帝永康元年復博陵河間二郡比豐沛

靈帝光和六年復長陵縣比豐沛並紀

臣天麟按漢之有復除猶周官之有施舍皆除其賦役之謂也然西京時或以從軍或以三老或以孝悌

力田或以明經或以博士弟子或以功臣後以至民產子者大父母父母之年高者給崇高之祠者莫不得復其間美意至多至東都所復不過濟陽南頓元氏數邑盖專為天子之私恩矣

崇孝行

孝經師主監試百官志屬司隷校尉

明帝時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樊準傳

毛義以孝行稱建初中章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常

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劉平傳序

薛包以至孝聞建光中公車特召包稱疾不起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同上

江革母老自輓車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後上書告歸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有如不幸祠以中牢本傳

荀爽舉賢良方正對策曰臣聞火生於木故其徳孝漢之謚帝稱孝者其義取此也故漢制使天下皆講孝經選吏舉孝廉盖以孝為務也本傳

東平王敞喪母至孝國相陳珍上其行狀永寧元年鄧太后增邑五千户東平憲王傳

東海孝王臻及弟儉並有篤行母卒皆吐血毀瘠順帝美之詔曰東海王臻孝敬自然事親盡愛送終竭哀曩者東平孝王敞兄弟孝行有增户之封今增臻封五千

戶儉五百戶先啓土宇以酬厥德_{東海恭王傳}

戒奢侈

聖上覩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歸真女修織紝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沉珠於淵於是百姓滌瑕蕩穢而

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不營嗜欲之源滅廉恥之心生

東京賦

章帝建初二年春三月辛丑詔曰比年陰陽不調饑饉屢臻深惟先帝憂人之本詔書曰不傷財不害人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為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理賤今自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宣振威風朕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艱難區區管窺豈能照一隅哉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

在事者備為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夏四月癸巳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縠吹綸絮紀

安帝永初元年九月庚午詔三公明申舊令禁奢侈無作浮巧之物殫財厚葬紀

元初五年七月詔曰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務崇節約遭永初之際人離荒戹朝廷躬自菲薄去絶奢飾食不兼味衣無二綵比年雖獲豐穰尚乏儲積而小人無慮不圖久長嫁娶送終紛華靡麗至有走卒奴婢

被綺縠著珠璣京師尚若斯何以示四遠設張法禁懇惻分明而有司惰任訖不奉行秋節既立鷙鳥將用且復重申以觀後效紀

王符著潛夫論指訐時短其浮侈篇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兆人為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饑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眾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偽游手什於末業

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姦宄姦宄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灾則國危矣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或以謀姦合任為業或以游博持掩為事丁夫不扶犁鋤而懷丸挾彈攜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之外不足禦寇盜

内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具以巧詐小兒此皆無益也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娑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憒憒易為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祟至於死亡不知為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繒以書祝辭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綵令廣分寸或斷截衆

縷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紩成幡皆單費百練用巧
千倍破牢為偽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夫山林
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巵皆所宜禁也昔孝文皇
帝躬衣弋綈革舄韋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
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
牒錦繡綺紈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瑇瑁
石山隱飾金銀錯鏤窮極麗美轉相誇咤其嫁娶者車
軿數里緹帷竟道騎奴侍童夾轂並引富者競欲相過

貧者恥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後迺得衣繒絲而乘車馬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制王符傳

桓帝永興二年二月詔曰比者星辰繆越坤靈震動災異之降必不空發其輿服制度有踰侈長飾者皆宜損省郡縣務存儉約申明舊令如永平故事紀

荒政上

建武二年秋九月關中饑民相食紀下同

五年四月旱蝗五月丙子詔曰久旱傷麥秋種未下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見徒免為庶人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事焉

六年正月辛酉詔曰往歲水旱蝗蟲為災穀價騰踊其令郡國有穀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篤癃及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

明帝永平十八年四月詔曰自春以來時雨不降宿麥傷旱秋種未下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及流民無名

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理冤獄録輕繫二千石分禱五岳四瀆郡界有名山大川能興雲雨長吏絜齋禱請冀蒙嘉澍

章帝即位初年牛疫京師及三州大旱詔勿收兗豫徐州田租芻藁其以見穀賑給貧人

建初元年正月詔三州郡國方春東作恐人稍受稟往來煩劇或妨耕農其各實覈尤貧者計所貸并與之流人欲歸本者郡縣其實稟令足還到聽過止官亭無雇舍

宿長吏親躬無使貧弱遺脫小吏豪右得容姦妄丙寅

詔曰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貴人以流亡方

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弘致勞來羣公庶

尹各推精誠專急人事罪非殊死須立秋案驗有司明

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寃獄

五年二月甲申詔曰去秋雨澤不適今時復旱其令二

千石理冤獄録輕繫禱五岳四瀆及名山能興雲致雨

者冀蒙不崇朝徧雨天下之報

和帝永元四年十二月壬辰詔今年郡國秋稼為旱蝗所傷其什四以上勿收田租芻稾有不滿者以實除之

五年二月丁未詔曰去年秋麥入少恐民食不足其上尤貧不能自給者戶口人數往者郡國上貧民以衣履釜鬵為貲而豪右得其饒利詔書實覈欲有以益之而長吏不能躬親反更呼召會聚令失農作愁擾百姓若復有犯者二千石先坐二月庚申遣使者分行貧民舉實流冗開倉賑稟三十餘郡

六年二月乙未遣謁者分行稟貸三河兖冀青州貧民

三月庚寅詔流民所過郡國皆實稟之其有販賣者勿出租稅又欲就賤還歸者復一歲田租更賦

八年四月詔賑貸并州四郡貧民五月河内陳留蝗九月京師蝗詔百僚師尹勉修厥職刺史二千石詳刑辟理寃虐恤鰥寡矜孤弱

九年六月蝗旱詔今年秋稼為蝗蟲所傷皆勿收租更芻槀若有所損失以實除之餘當收租者亦半入其山

林饒利陂池漁採以贍元元勿收假稅

十一年遣使循行郡國禀貸被災害不能自存者令得漁採山林池澤不收假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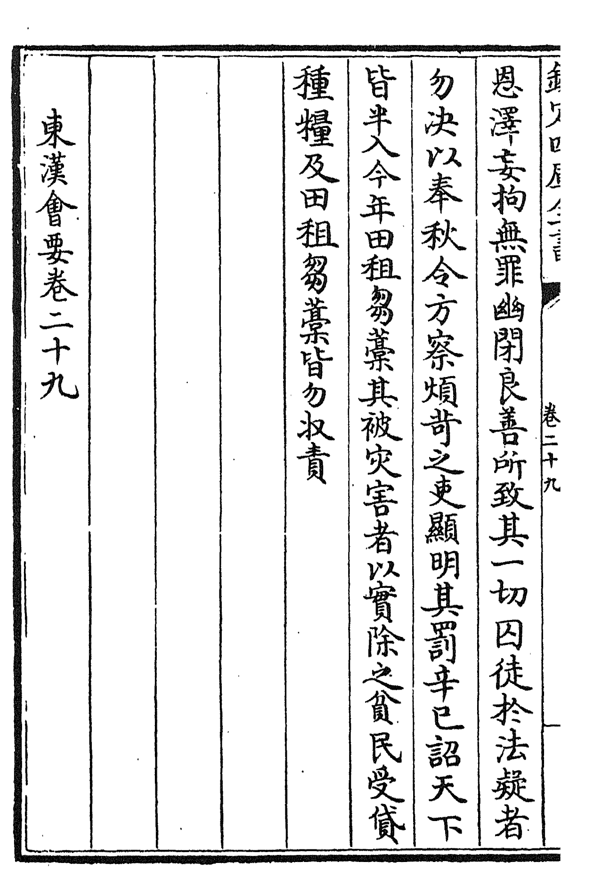
十二年二月詔貸被災諸郡民種糧賜下貧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及郡國流民聽入陂池漁採以助蔬食閏月賑貸燉煌張掖五原民下貧者穀六月舞陽大水賜被水尤貧者穀人二斛

十三年二月丙午詔貸張掖居延朔方日南貧民及孤

寡羸弱不能自存者秋詔象林民失業農桑者賑貸種
糧禀賜下貧穀食九月詔曰荆州比歲不節今茲淫水
為害餘雖頗登而多不均浹其令天下半入今年田租
芻藳有宜以實除者如故事貧民假種食皆勿收責
十四年四月庚辰詔貸張掖居延燉煌五原漢陽會稽
流民下貧穀各有差是秋三州雨水十月甲申詔兖豫
荆州今年雨水淫過多傷農功其令被害什四以上皆
半入田租芻藳其不滿者以實除之

十五年閏月乙未詔流民欲歸還本而無糧食者過所實稟之疾病加致醫藥其不欲還歸者勿強二月詔稟貸潁川汝南陳留江夏梁國燉煌貧民六月詔令百姓鰥寡漁採陂池勿收假稅

十六年正月乙卯詔貧民有田業而以匱乏不能自農者貸種糧二月巳未詔兖豫徐冀四州比年雨多傷稼禁沽酒四月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貧民無以耕者為雇犂牛秋七月詔曰今秋稼方穗而旱疑吏行慘刻不宣



恩澤妄拘無罪幽閉良善所致其一切囚徒於法疑者勿決以奉秋令方察煩苛之吏顯明其罰辛巳詔天下皆半入今年田租芻藁其被灾害者以實除之貧民受貸種糧及田租芻藁皆勿収責

東漢會要卷二十九